

脸谱

守拙

爱花的母亲

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母亲便会唠叨着:“阳台上的那些花草草该整整了。”然后,她就拿个小铲子到阳台忙开了,先是拔掉花盆上的杂草,然后给花盆松土,替花木修剪多余的枝干。名贵花草,母亲是舍不得买的,她说:“费钱,又娇贵。”她总是在买菜时,顺便在市场上淘一些便宜又好看的,像万寿菊、茉莉花、月季、海棠、三角梅等。

万寿菊是母亲的最爱。或许是名字的缘故,“万寿”寓意长寿,饱含着母亲最朴实的心愿,祈望亲朋好友都健康长寿。其实,万寿菊很容易栽种,不挑地儿,春天修剪下来的枝叶,种在土里,很快就会发根长芽,来年又会是一株好苗。这不,阳台上就万寿菊一种花,已经有无数盆了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菊花展。

简陋的阳台,因有了母亲的照顾,不仅有了一季的鲜艳明媚,蜂飞蝶舞,更有了一年四季的生机盎然。只要有客人来访,母亲必定会邀请他们上阳台走走,一有人夸花开得漂亮,母亲立马会拿来个袋子,装盆花送人。有时候我会阻止她:“妈,您就别忙了。家养的普通花草,拿不出手的,人家是不好意思拒绝。”母亲总是笑着说:“怎么会呢,花会养人的,谁不喜欢花呢?”

在母亲心目中,花,不仅仅是植物,还是有灵气的生命,它们的每一次努力绽放,都是生命昂扬的过程,也是对人的爱——安抚人的焦躁,拂去人的不快,消除人的疲惫,倾听人的心声,让人感受美好和愉悦。而她,自己就像花一样活着。

母亲不识字,刚出生不久,就被送人。养父母没有亲生儿女,对母亲甚是疼爱,但毕竟是穷苦人家,为了生活,母亲小小时就学着干活赚钱贴补家用,帮忙照顾养父母领养的弟弟妹妹。懂事后的她,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有一句怨言,还时不时回去看望照顾他们。有了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儿女后,她就更忙了,但即便我们经常吵闹生事,她也从不打骂我们,总是好言相劝。儿女长大后,母亲又带着我们带孩子,减轻我们的负担。单位工友或邻居有事需要帮忙,她也从不推辞。

是啊,在母亲心里,就从来就没有“丑恶”这个词,世间的一切,在她看来都是善良的,她也以一颗善良的心简单地活着,因此,她每天都是乐呵呵的。心中时时住着春天,生活会不会春暖花开呢?这就是我那如花一般活着的母亲。

闽南话本

黄新民

做牛着拖,做人着磨

勤劳的闽南人常念叨:“做牛着拖,做人着磨”。这句俗语说的是人不能懒惰,不能游手好闲,贪图享受,要像牛一样,脚踏实地,经受磨难,耕田不辍。辛苦劳作,减轻我们的负担,大家艳羡不已,几个小屁孩更是迅速换了泳衣,下水扑腾去了,玩得那叫一个“乐不思蜀”。

后来,我也调到隘头工作。村子山环水抱,风景宜人,工作闲顿时沿村漫步,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到村中民宿住上一晚,别提多惬意了。民宿规模不大,装修质朴,泡池也比不得温泉酒店多,但胜在环境清幽,价格实惠,一口温泉足以洗去一身疲倦。但我最爱的,还是到村里的百年老渡旁泡野泉。说是野泉,其实已筑成一口一口规整的小泡池,沿路一字排开,安全无虞,虽说池水浅只可泡脚,但这丝毫不妨碍野泉的人气。或是无事一身轻,或是遭遇工作中的重重困难、生活里的一地鸡毛,找口小池坐下,任泉水温柔地轻抚双腿,身后的锦屏垂下丝丝缕缕的“彩条”,池前不远处的古渡,一如百年前静静守护着山村。飞鸟掠过树梢,农人在田间劳作,风儿捎带来稻花的清香和收获在望的喜悦。不多时,双脚就被泡得通红,全身上下也开始发汗,仿佛每根头发丝都冒着热气,每个毛孔都透着舒爽。那些曾萦绕心头的困惑、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重担,

老照片

之旧物件

伍中和



三叔公的水烟筒

三叔公的大儿子年龄与我相仿,我们两家以前是邻居,他的大儿子一家至今还住在老房子里。今年春节回家过年,到他家串门,在他家的旧橱上看到一把“水烟筒”(如图),这是三叔公生前留下的物件。睹物思人,我们就在老屋里聊起了三叔公和他的水烟筒。

三叔公家的房子比我家的房子大。小时候我经常到他家玩,每次去他家,几乎都可以看到三叔公手把水烟筒在吸烟。不夸张地说,他是成天烟筒不离手,不仅是上瘾,还更像是一种摆谱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常常坐在厅堂茶桌边的靠背椅上,一手端着水烟筒,一手举着点燃的草纸点烟卷,一边不停地“咕噜噜”抽着烟,一边漫不经心地和别人交谈。

用水烟筒抽烟,那时在老家莆田乡下还不是普及。大多烟民抽不起卷烟,都是用白纸把烟丝卷成喇叭筒。三叔公很为自己用水烟筒抽烟而自豪。他自诩抽水烟可以过滤有害物质,对身体健康有好处,所以他坚持不懈,乐此不疲。

三叔公一旦端起水烟筒抽烟,话就特别多。上至天文、下至地理,天上的神仙、凡间的英雄,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无所不及,非常广泛。那时,在我们这些小孩的眼中,他还是很有知识的。我至今仍记得他说一个故事:1958年家乡遭受洪

灾,村庄被洪水淹没,人们纷纷跑到山区避难。他在逃难时也没有忘了带上水烟筒,可在山上没有烤烟丝抽,急得团团转,只好去摘丝瓜叶烤干了当烟叶抽。他说:“感觉味道并不比烟丝差多少!”

三叔公有点文化,很会算账,早年曾在生产队当会计。不过那时生产队的会计是不脱产的,白天要下地劳动。因为他经常带水烟筒到地头去抽,耗时也误工,有社员说他是“借机偷懒”。

不过,三叔公并不在乎。年纪大了,他索性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自己置了一艘木船,跑起了运输。木船不大,只可乘坐十几个人。他每天早上从老家出发,载客人去涵江镇赶集,下午运货、送客人返回。载客运货要收费,不过那时费用很便宜,一人仅收几角钱,人们随意给,他也不计较。这样,他每天都把水烟筒带到船上,随时都可以抽上几口,日子倒也过得惬意自在。他还时常向人们夸耀:别人走路是用双脚,而我走路是用双手,因为划船得靠双手。

不知是不是抽烟的缘故,三叔公的身体一直是干瘦干瘦的。人家笑话他长得像根“木材”,他说:“柴是柴,好身材。”由于他性格开朗,生性乐观,与世无争,生活规律,宽厚待人,不急不躁,知足常乐,身体一向硬朗。据他儿子说,他活到了八九十岁无疾而终。没有留下什么财产,只有这把水烟筒当作纪念。

人间草木

定茂

老家那棵苦楝树

灰,拐两个弯后,豁然开朗,出现一大片菜地,菜地中间有一条土路,呈“弓”字形,“弓”字的中央,有一株高大的苦楝树,枝叶舒展,占据大片天空。周边都是低矮的篱笆和畜棚,这株苦楝树是异类。

我听过很多遍老女人的婚恋故事。当年老女人有个弟弟年纪还小,担任哥哥结婚前的传信人。每次老女人家煮了好吃的或者有事需要丈母娘上,他便通过这条土路去通知我的丈母娘。丈母娘和老女人无数次走过这条土路,一前一后,保持距离。我和夫人每次走过这里,夫人便会重复一遍。我们带着儿子走过,她也对儿子讲。我牵着小儿女走过时,夫人仍然兴致盎然地讲一遍。三十多米的行程,正好讲完丈母娘和老女人的罗曼史,简单得很,我却常听常新。

后来,小舅生意受挫,蜗居家中,成为茶

道热爱好者。大舅家土地被征用,补偿了一笔钱,就地建起新楼。舅舅们的变化,一下东门的蜕变。巷子铺上了水泥路,不再坑坑洼洼。两侧的木楼和老人们一样,悄悄消失。菜地也在不断缩小,两端已经快封闭了。唯有中间这条路,仿佛因苦楝树的加持,保持原状。当又一次路过,想起那些老去的人们,心中不禁一荡——这株见证历史的苦楝树,我真没从过好眼上一眼。

苦楝树粗壮、高大,枝叶繁密,像是不可撼动。只是走到“弓”字的拐弯处,回头看,树却是另一种景象。主干被撕开,掏空了大半,形成深重的沟壑;树干弯曲,形同臀部微微隆起;两侧鼓凸出来,酷似双腿。半腰一个海碗大的树瘤,如同肚脐眼。这哪是一棵树?分明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女人,只是枝杈又已吐绿,迎风抖动,像是随时起飞的绿燕。

闲趣

亦言

到同安泡野泉

似乎也随着升腾的热气一点一点地散开了。

除了汀溪隘头,莲花镇的后埔村也是个泡野泉的好去处。村子位于莲花山腹地,莲花溪又从村中潺潺流过,山清水秀,民风淳朴。要不是莲花镇的朋友带我们来这儿参加乡野亲子马拉松,我们还真不知有这方世外桃源。我们沿着村中蜿蜒的赛道时跑时行,偶尔还停下欣赏沿途美景,一路满是欢声笑语,至于马拉松赛的名次早已不重要了。比赛结束,朋友把我们带到村里的一处野泉。与汀溪隘头的野泉不同,后埔的野泉不是一人一池,而是依地形而筑的一个大圆池,流动的温泉水清澈见底。众人环坐池旁,纷纷卷起裤腿泡脚。远处莲花山顶云雾缭绕,近处良田村舍徐徐铺展,啃上两口刚从路旁村民那买的现摘芭乐,舒缓一下跑完马拉松的腿酸,那叫一个身心舒畅!

家事

邱建岩

“拐弯儿”

儿子小时候,吃完了饭,就带着奶奶下楼溜达。每次看着他们的背影,我的幸福感就莫名地涌出。

待儿子开始上学了,父母便“转移阵地”,去了我弟那边。但无论父母在哪,总觉得三餐四季,老少一堂,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我们都深知,带孩子是累活苦活,老人若不是为了孙子,绝不会轻易“背井离乡”,甘愿在异乡任劳任怨。父母亲把弟的儿子带大,不久父亲就病逝了,母亲一人又带大了弟的小女儿,便义无反顾地回了老家。

我们本想接母亲同住,但母亲不愿意。她保证遵医嘱,听我们的话,不再干重活、体力活;作息安排有规律;饮食更加注意……在电话中,母亲反复地保证遵守与我们的协定,会照顾好自己,我也就放下心来。

抽空回老家,在家中也没感觉有啥异样。找亲友坐坐,聊到母亲时,他们告诉我:“你母亲比年轻人更拼,天天赶海到海蛎、挖蛤蜊,种菜、养鸡鸭;空闲时候,出门找活干,把活计带回家……”辛苦不说,人还节俭得要命,中午多煮一天煮一顿,早上喝水配饼干,午后多煮点米,留一碗到晚餐……”末了,亲友还强调:“村子里头找不着第二个这样的老人。”当我质问母亲时,她却苦笑地说:“坐不住,习惯了,大家都这样……”老家人情多,花销多……”我说:“做点事,抖擞抖擞精神,活动活动筋骨,但要量力而行。人情该花花,但绝不能亏待自己,害了自己身体。”

母亲终是病了。接连几周带母亲看医生,不管是西医,还是中医,都一致认定老人体质孱弱,皆由营养不良所致。母亲终于同意认真履行与我们的协定了。但给她钱,她却依旧不肯收下。想想,欲速则不达,那就“拐弯儿”——我不在单位食堂就餐了,用补贴的午餐费15元,到食堂的小卖部买牛奶。一周二十小盒,待积攒了一大袋,再买些水果,周末带回去给母亲。只是辛苦了老婆,每天要给我备好午餐。

情网

周伯宣

外公

2008年,我跟着父母来到厦门生活,那时的我虽然年幼,但却记得,分别的时候,平时最爱和我说说笑笑的外公眼里泛起了点点泪光。

母亲出生在三明建宁,外公外婆都在林业局工作。后来,父母亲离开了建宁,来到厦门发展,他们忙着生意,幼小的我又回到外公外婆家生活。

当时外公外婆住着单位分配的两室一厅,舅舅一家也和他们一起生活。小时候,我总觉得外公的手粗糙、难看,像泥土一样的颜色,布满老茧,但偏偏他老人家爱捏我的脸蛋,每次他那粗糙的手掌轻轻捏我的脸蛋时,我都会皱起眉头直跺脚,外公则开怀大笑,仿佛一个吃到糖果的孩子。

小时候,我很安静,喜欢坐在一个地方发呆。这时候,外公喜欢把我抱在怀里,他弓着腰戴上老花镜,让我陪他一起看报纸。那样的午后,外公慈祥地笑着,阳光暖暖的,成了我心底最美好的一幕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流逝得很快,因为要上幼儿园,父母亲来接我去厦门,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哭闹是没有用的,而在那之前,外公总是会让我。那一晚,外公眼里闪烁的泪光就犹如这盏小城的星星那般明亮,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越来越小,他望着我消失在他的视线。

前几日,我回到建宁看望外公,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,有些孤独地坐在他的木制躺椅上,蜷缩在那个他曾经带我一起读报纸的地方,自言自语地说:“崽儿长大了……”我牵起他的手,就像他以前牵着我那样,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您现在还会像从前一样捏我的脸吗?”外公愣了一下,呵呵地笑了。

厦门唯一地铁报

城市捷报

AmoyCSJB 抖音二维码

chengshijiebao 微信二维码

广告/新闻热线 5581538

可在地铁站点 服务台旁的 取阅架免费取阅

城市捷报

AmoyCSJB 抖音二维码

chengshijiebao 微信二维码

广告/新闻热线 5581538

可在地铁站点 服务台旁的 取阅架免费取阅

厦门唯一地铁报 《城市捷报》每周五与你相约

来有风的地方

繁花盛开 乐享春光

室内快乐运动

广告